



PENGUIN CLASSICS



企 鹅 经 典

# 长夜行

[法] 塞利纳 著 徐和瑾 译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# 长夜行

[法] 塞利纳 著 徐和瑾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长夜行/(法)塞利纳著;徐和瑾译. —上海:  
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3  
(企鹅经典丛书)  
ISBN 978-7-5321-5123-3

I. ①长… II. ①塞… ②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 IV. ①I565.45
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63012 号

Louis-Ferdinand Céline  
**Voyage au bout de la nuit**

---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Shanghai 99 Culture  
Consulting Co., Ltd. 2014

“企鹅经典”丛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上海久久读书人文化  
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。

“企鹅”、 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  
注册的商标。未经允许,不得擅用。

总 策 划: 黄育海 陈 征  
特约策划: 邱小群  
责任编辑: 张 翔  
封面设计: 丁威静

长夜行

[法]塞利纳 著  
徐和瑾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信箱:es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cm.com

总 经 销 利丰雅高印刷(深圳)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7.75 字数 443,000

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123-3/I·4038 定价:42.00元

## 企鹅经典丛书

### 出版说明

这套中文简体字版“企鹅经典”丛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（Penguin Books）的一个合作项目，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“企鹅”商标作为丛书标识，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。“企鹅经典”凡一千三百多种，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，涵盖英、法、西、俄、德、意、阿拉伯、希伯来等多个语种。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，但正如古人所云：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海。

由艾伦·莱恩（Allen Lane）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，最初起步于英伦，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，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。一九四六年以前，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，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。二战后，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“企鹅经典”丛书所打破。它用现代英语书写，既通俗又吸引人，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。“高品质、平民化”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，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

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。在这套经典丛书中，第一种就是荷马的《奥德赛》，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，可谓高瞻远瞩，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。

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，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，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，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。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，传播者（出版者）、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。事实上，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，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。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，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，进入了大众视野，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。在现代社会，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，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，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，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。

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，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，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。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，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。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，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，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。换成更理性的说法，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，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。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，迪斯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，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，加以制

衡，需要一种文化救赎。此时此刻，如果打开一本经典，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。

中文版“企鹅经典”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：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，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；其次，采用优质的译本，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，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；另外，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，以及必要的注释，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些作用。总之，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，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。

关于经典，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，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——“‘经典’的另一层意思是：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、一百万次被人取下。”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，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，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

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

二〇一四年一月

我们的一生是一次旅行，  
在严冬和黑夜之中，  
我们寻找着自己的路径，  
在全无亮光的天空。

法国王室瑞士卫队之歌  
(1793年)<sup>①</sup>

---

① 法国民众于1792年8月10日推翻君主制，守卫杜伊勒里宫的瑞士卫队也随之解散。作者注明歌词写于1793年，说明此词系作者杜撰。

献给伊丽莎白·克雷格<sup>①</sup>

---

① 伊丽莎白·克雷格是美国舞蹈家，生于1902年。塞利纳于1926年年底或1927年初在日内瓦和她相识，从1927年起和她在巴黎保持对双方都无约束的爱情关系，直至1933年6月伊丽莎白回美国为止。



## 目 录

长夜行	1
附录 I 《长夜行》再版序言（1949）	506
一部不协调的乐曲	亨利·戈达尔

旅行十分有益，能使人浮想联翩。其他的一切只是失望和厌倦。我们的旅行完全是想象出来的。这就是它的力量所在。

我们的旅行从生到死。人和牲畜，城市和事物，全都是想象出来的。这是部小说，只是个虚构的故事。利特雷<sup>①</sup>的词典就是这么说的，这是决不会错的。

再说，所有的人都会想象。只要闭上眼睛就行。

这是在生活的另外一面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利特雷（1801—1881），法国语言学家、词典编纂家，著有《法语词典》（1863—1873）四卷。



这件事情是这样开始的。我可从未说过什么。什么也没说过。是阿蒂尔·加纳特让我说的。阿蒂尔是大学生，也是学医的，是我的同学。咱们在克利希广场见面。那是在午饭之后，他想找我聊聊，我就来了。“咱们别呆在外面！”他对我说。“到里面去！”就这样，我跟他一起进去了。“这个露天座，”他拉开了话匣子，“真可以烤溏心蛋呢！你到这儿来！”这时，我们发现，因为天热，街上一个人也没有，汽车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天气非常冷的时候也是这样，街上也空无一人。我记得他在谈到这点时对我说：“巴黎人看上去总是忙忙碌碌，实际上他们从早到晚都在闲逛。证据么，就是在天气太冷或者太热，不能闲逛的时候，他们就不见了；他们都躲到屋里去喝牛奶咖啡和啤酒了。就是这样！他们说这是速度的时代！可快在哪儿？他们又说变化巨大！可又是怎么变的？其实是毫无变化。他们还是在自我陶醉，如此而已。而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有些词换了，但说起话来还是变化不多！这儿变两三个，那儿变两三个，变动不大……”我们说出了这些有益的真理，感到洋洋得意，就高兴地坐在那儿，望着咖啡馆里的太太们。

接着谈到普恩加来总统<sup>①</sup>。正是在那天上午，总统在小狗展览会的

<sup>①</sup> 普恩加来（1860—1934），法国政治家，曾任法国总统（1913—1920）。

开幕式上剪彩，于是我们就慢慢扯到了刊登这条消息的《时代报》<sup>①</sup>。“你看，《时代报》多帅！”阿蒂尔·加纳特逗弄我说，“捍卫法兰西民族的就此一家！”——“法兰西民族根本就不存在，所以需要有人捍卫！”我针锋相对地回敬了他，表示自己有足够的根据。

“不对！法兰西民族是存在的！而且是优秀的民族！”他坚持地说，“甚至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，谁否认这点就是王八！”接着他把我痛骂了一顿。我当然不买他的账。

“不对！民族，你说的民族，只是一大帮像我这样的穷光蛋，满目眼屎，全身跳蚤，像冻僵了一样，他们受到饥饿、瘟疫、肿瘤和寒冷的折磨，作为失败者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，在这里又遭到失败。因为有大海相隔，他们不能到更远的地方去。这就是法国，这就是法国人。”

“巴尔达米，”他这时神情严肃、有点伤心地对我说，“我们的父辈不比我们差劲，你别说他们的坏话！……”

“你说得对，阿蒂尔，这点你说得对！他们充满仇恨却又俯首帖耳，他们被人侵犯、掠夺、残杀，却始终愚顽不化，他们是不比我们差劲！你可以这样说！我们没有变化！袜子没变，主子没变，观点也没变，要不就是变得太慢，变了也白搭。我们生来忠心，死也忠心！不领军饷的士兵，一人为大家的英雄和会说话的猴子，真是字字辛酸。我们是贫困国王的宠儿。是他在控制我们！我们不听话，他就掐……我们的脖子被他的手指掐住，一直这样，说话也不方便，要想吃口饭，得好好留神……为了点小事，他会把你扼死……真不是人过的日子……”

---

<sup>①</sup> 在第三共和国时期，《时代报》相当于英国的《泰晤士报》或法国当今的《世界报》，但它并没有阿蒂尔·加纳特所说的种族主义、民族主义或复仇主义立场。

“还有爱情，巴尔达米！”

“阿蒂尔，爱情无穷无尽，但只有鬃毛狗才能得到，我可有自己的自尊！”我对他回答道。

“你有自尊？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，如此而已！”

他是个机灵鬼，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过激的看法，这点一下子就能看出。

“你这个打肿脸充胖子的家伙，竟说我是无政府主义者！可最好的证明，是我写了带有报复性和社会性的祷文，你听了立刻会对我赞不绝口。《金翅膀》就是这篇祷文的题目！……”我对他背诵起来：

一位数着分钟和铜板的上帝，绝望而又好色，像猪一样低声埋怨。一头长着金翅膀的猪到处乱窜，肚子朝天，准备让人抚摸，这就是他，我们的主宰。让我们互相拥抱！

“在生活面前，你这段短文是站不住脚的。我赞成现存的秩序，但不喜欢政治。不过，一旦祖国要我为她洒热血，我一定会在所不惜，决不会袖手旁观。”这就是他对我的回答。

这时，战争不知不觉地来到我们俩跟前，我的头脑却变得晕乎乎的。这场短暂而又激烈的争论使我感到疲倦。另外，我也有点激动，原因是堂倌为了小费把我看成小气鬼。最后我和阿蒂尔又完全言归于好。我们对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有了一致的看法。

“是的，你说得有道理，”我用和解的口吻说道，“但咱们都坐在一条巨大的战船上，用力划着桨，你决不能否认这点！……我们如坐针毡，还得划桨！可得到的是什么？什么也没有！只有挨棍子，受折磨，听大话，还有恶语中伤。他们叫我们干活！这种活比什么都难受。我们在底舱里累得气喘吁吁，浑身发臭，睾丸湿透，受够了罪，而上

面的甲板却十分凉快，主子们呆在那里取乐，把脸色红润、香气扑鼻的美人抱在膝盖上。有人让我们登上甲板。这时，主子们就戴上大礼帽，对我们吼道：‘一群混蛋，这是战争！’他们说，‘祖国二号上的那些脏鬼们，让他们立刻上船，把他们的脑袋崩了！干吧！干吧！船上应有尽有！大家齐声喊吧！先叫喊一声，要喊得震天动地：祖国一号万岁！让你们的声浪传到远方！谁叫得最响，仁慈的耶稣就会赐给奖章和糖衣果仁！他妈的！还有，那些不想死在海上的人们，可以到陆地上去死，在那儿死起来比海上快得多！’”

“一点不错！”阿蒂尔对我表示赞同，他显然已经变得很容易被人说服。

正在这时，一个团的士兵从我们坐在桌旁的咖啡馆门前经过，上校骑着马走在队伍的前面，他和蔼可亲，又十分矫健。我见了兴奋地跳了起来。

“我去看看是不是这样！”我对阿蒂尔叫道。说完我就进入了队伍，还是跑着去的呢。

“费迪南，你真糊……！”阿蒂尔也对我叫道。他感到不快，也许是因为我的壮举让注视我们的人都产生了深刻的印象。

他这种看法使我有恼火，但我并没有停止不前，仍然朝前走着。我心里想：“我入了伍，就不走了！”

“咱们走着瞧吧，傻瓜！”我对阿蒂尔叫道，然后和部队一起跟在上校和军乐队后面拐了弯。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。

我们走了很长时间，走过一条又一条的街道，街上的老百姓和他们的妻子鼓励我们，鲜花从露天座上、火车站前和挤满人的教堂里向我们扔来。爱国的人有的是！后来，爱国者的人数开始减少……下雨了，人越来越少，鼓励声也没了，路上一个行人也没了。

我们难道就只有孤零零的一支队伍？一个接着一个地走着？乐队





